

# 在窑火中淬炼诗性与哲思

## ——访当代陶瓷艺术守望者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伟

### 大师简介



刘伟,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,教授级工艺美术师(二级教授),云南大学瓷画研究生导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上海市政府首批原创设计大师工作室领衔大师之一,江西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,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曾任景德镇陶瓷研究院副院长。

刘伟大师从艺近50年,以其创新的设计理念、扎实的理论基础、精湛的工艺技法,在艺术陶瓷创作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。在构图上,他善于平淡处生奇妙、无序处得和谐,具有很强的视觉震撼力;在选题上,他善于表达山之情、水之性的慧心巧思,并借肌理效果来诠释山水的险峻、幽深、朦胧、浑然、雄壮、秀美、曲折、广阔;在造境上,他善于以意求形,意形生幻,将美的物象转化为人格、气质和心性。

□ 本报记者 贾淘文

“器成天下走,工匠八方来”。景德镇自古以来陶瓷产业闻名世界,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,更有勤劳智慧的陶瓷艺人,正是这些陶瓷艺人的传承,景德镇传统制瓷技艺才得以保存,也正是他们的创新,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才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伟便是景德镇千千万万制瓷匠人的杰出代表。在刘伟大师新枫园工作室的采访中,他的眼神中始终透露着对陶瓷艺术执着的热爱。这位从艺近五十载的艺术家,将半个世纪的瓷艺人生向记者娓娓道来,展现出他对陶瓷艺术的虔诚与热忱,也将记者带入了他充满传奇的陶瓷世界。

### 从小学徒到大工匠 瓷艺路上的奋进求索

“最初的梦想很简单,就是掌握一门手艺,安身立命。”谈及与陶瓷的初遇,刘伟大师的记忆回到了1976年,“在踏入工厂的那一刻,潮湿的泥土气息与窑炉散发的炽热温度,瞬间将我包围,自此开启了我与陶瓷艺术的不解之缘。当年,为弥补人才断层,当地政府招收200名青少年进厂学艺,我15岁的时候就进入景德镇陶瓷厂成为了一名陶瓷学徒。在景德镇,我幸运地遇到了白海先生,自此开启了我的陶瓷之旅。白海先生对我倾囊相授,从最基础的泥坯塑形,到釉料的调配与绘制,每一个步骤都耐心指导。当时,我每日沉浸在陶瓷工艺的世界里,不断地练习,从生疏到熟练,

逐渐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。”

当看到普通的泥土在自己手中,经过一道道工序,最终变成精美的瓷器,那种成就感与喜悦让他对陶瓷艺术的热爱愈发深沉,这份热爱成为他此后几十年在瓷艺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刘伟不再仅仅将陶瓷技艺视为一门谋生的手艺,而是被其深深吸引。刘伟说:“在与泥土、釉料的朝夕相处中,我渐渐发现了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。每一次绘制,每一次烧制,都像是一场与未知的对话。釉料在高温下的奇妙变化,瓷器出窑时的惊喜瞬间,都让我沉醉其中。”

1977年,高考恢复的消息如同一束光,照亮了刘伟的求学之路。

“边工作边备考的日子充满艰辛,白天在工厂忙碌于陶瓷制作,夜晚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埋头苦读,但我心中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,从未有过一丝懈怠。经过数年的自学积淀,1981年,我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美术系,正式开启了科学化、系统化的深造。”刘伟说,“在大学期间,我接触到了系统的艺术理论知识。老师们不仅传授绘画技巧,更深入剖析传统纹饰背后的文化内涵,讲解艺术创新的理念与方法。与工厂里单纯的技艺学习不同,大学的学习让我明白了陶瓷艺术的深度与广度,也更深刻地认识到陶瓷艺术与文化的紧密联系。这种系统的培养,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艺术视野,使我明白手艺是根基,而理论则是助力艺术在天空翱翔的翅膀。”

在课堂学习之余,刘伟还积极参

与各种实践活动。他深入陶瓷作坊,观察每一道工序的细节,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创作中。通过不断地实践与思考,他的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提升,创作思路也更加开阔。这段求学经历,为他后续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底蕴,成为他瓷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。

上世纪90年代,30岁出头的刘伟迎来了他艺术生涯中的重要时刻。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的作品征集项目,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广阔舞台。刘伟深知,能够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的作品,必须展现出大国气象。经过深思熟虑,他决定突破景德镇传统器皿的秀美风格,从青铜器皿中汲取灵感。为此,他精心设计了《双耳宝灵尊》,将乳钉装饰元素融入作品,使其造型庄重霸气,彰显出雄浑的气势。

“为了完成这件作品,我耗费了一年的时间,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琢磨,每一笔绘制都饱含着心血与热情。在作品的画面设计上,我以江西省花映山红搭配和平鸽,寓意祥和与美好。最终,《双耳宝灵尊》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,成功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江西厅。”刘伟说。

《双耳宝灵尊》取得的成功,不仅为刘伟大师赢得了业内的肯定,更让他破格获评江西省最年轻的高级职称。这件作品成为了刘伟艺术道路上的关键转折点,标志着他从追求技艺精湛,开始迈向对文化内涵与精神表达的探索。此后,他的创作更加注重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与思想,不断在艺术的道路上攀登新的高峰。

(下转A2版)

### 观点

□ 左 鲤

老电影《神鞭》中那句“鞭剪了,神留着!”的台词,恰似一把钥匙,打开了传统非遗活态传承的思考之门。电影主人公那鲁曾激昂民族斗志、抗击外侮的辫子,是特定时代的“形”,而那份坚韧不拔、顺势而为的精神,才是穿越岁月的“神”。当清朝覆灭、辫子成为历史,主人公转而练就出神入化的枪法,用新的形式延续了“神鞭”的精神内核。这与非遗传承的本质不谋而合,非遗的“形”或许会随时代变迁,但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、工匠精神与民族智慧,必须牢牢守住,而其“功”与“用”,则需要创新中焕发新生。

非遗传承,首在守正,守住技艺的根与魂。任何一种非遗都不是凭空产生的,它承载着特定地域的生活方式、审美情趣与文化记忆,其核心技艺更是历代传承人匠心打磨的结晶。就像苏绣的“三异绣针法”、景德镇的“青花釉下彩技艺”、皮影戏的“刻镂与操纵技巧”,这些技艺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道工序,都是非遗的“灵魂密码”。如果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而简化工序、偷工减料,或是随意篡改核心技艺,非遗就会失去最本真的味道,沦为没有灵魂的“仿制品”。守正,就是要像老艺人那样,耐得住寂寞、坐得住冷板凳,将核心技艺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,让后继者能触摸到非遗最纯粹的底色,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与温度。

而守正之外,更需创新,拓展非遗的活与用。非遗手工艺品曾经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用用品。漆盒是盛物的器具,蜡染是日常的衣料,剪纸是节庆的装饰。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、生活方式的迭代,许多非遗的传统功能逐渐弱化,慢慢淡出了百姓生活。这并不是非遗本身失去了价值,而是其呈现形式、应用场景未能跟上时代步伐。创新,就是要打破“非遗只能进博物馆”的刻板印象,为其注入现代元素、拓展新的功能,就像将传统榫卯结构融入现代家具设计,让非遗技艺成为家居美学的一部分;把皮影戏的人物造型与动画、游戏结合,让古老艺术走进年轻群体;通过用非遗技艺制作文创产品、伴手礼,让非遗融入日常消费场景。唯有让非遗“有用”,才能让它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,成为人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存在。

非遗的生命力,在于敞开胸怀,在跨界融合中拓宽天地。单打独斗的传承之路注定狭窄,封闭保守只会让非遗走向僵化。非遗传承需要行业内部的团结协作,互通有无、取长补短,共同守护技艺生态;更需要打破行业壁垒,拥抱跨界融合的浪潮。如今,“非遗+互联网”让偏远地区的手艺人通过直播带货,将作品销往全国各地;“非遗+旅游”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非遗魅力,形成“体验——消费——传承”的良性循环;“非遗+教育”让青少年在课堂上学习非遗技艺,培养新一代传承者;“非遗+科技”则用数字化手段记录技艺细节、还原制作过程,为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
敞开胸怀,不是放弃传统,而是用更开放的态度让非遗与现代社会深度融合,让更多人参与到非遗传承中来,形成人人爱非遗、人人传非遗的良好氛围。

非遗传承的核心是重文化,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时代新貌。非遗从来不只是技艺,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苏作玉雕的细腻灵动,蕴含着中国人“天人合一”的审美追求;京作家具榫卯结构的精巧绝伦,体现着中国人“以木为本”的哲学智慧;金工细作錾刻的吉语,传递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伦理观念。传承非遗,不能只停留在技艺层面,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,将传统技艺与传统文化紧密融合。同时,要以文化为内核,让非遗展现当代中国的新面貌,用非遗手作讲述中国故事,让非遗成为展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载体,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,让世界通过非遗看到一个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中国。

“鞭剪了,神留着!”这话透着一股子倔强的硬气。辫子可以剪掉,但不屈不挠、求变求新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,非遗的传统形式可以调整,但文化内核、工匠精神永远不能丢弃。非遗传承,既要守正,守住技艺的根、文化的魂,更要求变,创新形式、拓展场景、跨界融合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,成为连接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,永远流传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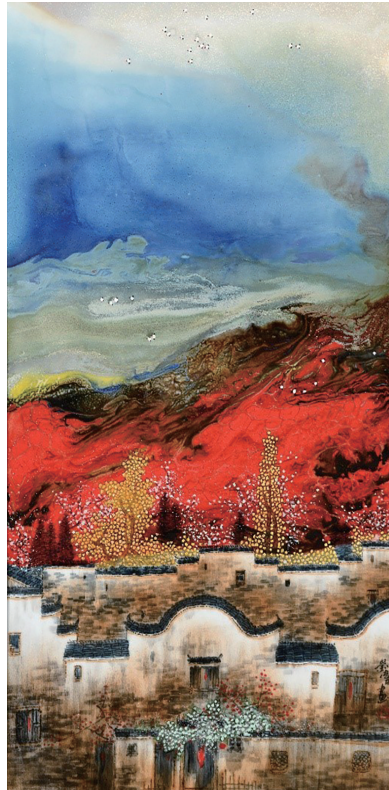
『鞭剪了,神留着!』  
——  
『非遗传承的守正与求变』



《竹影清风》釉里红



《胡杨赞》颜色釉粉彩瓷板画



《徽韵秋山》颜色釉粉彩瓷板画



《枫林金辉》釉上彩瓷板画



《金苇覆雪》颜色釉瓷板画



《瑞雪丰年》粉彩象耳尊